

津逮餘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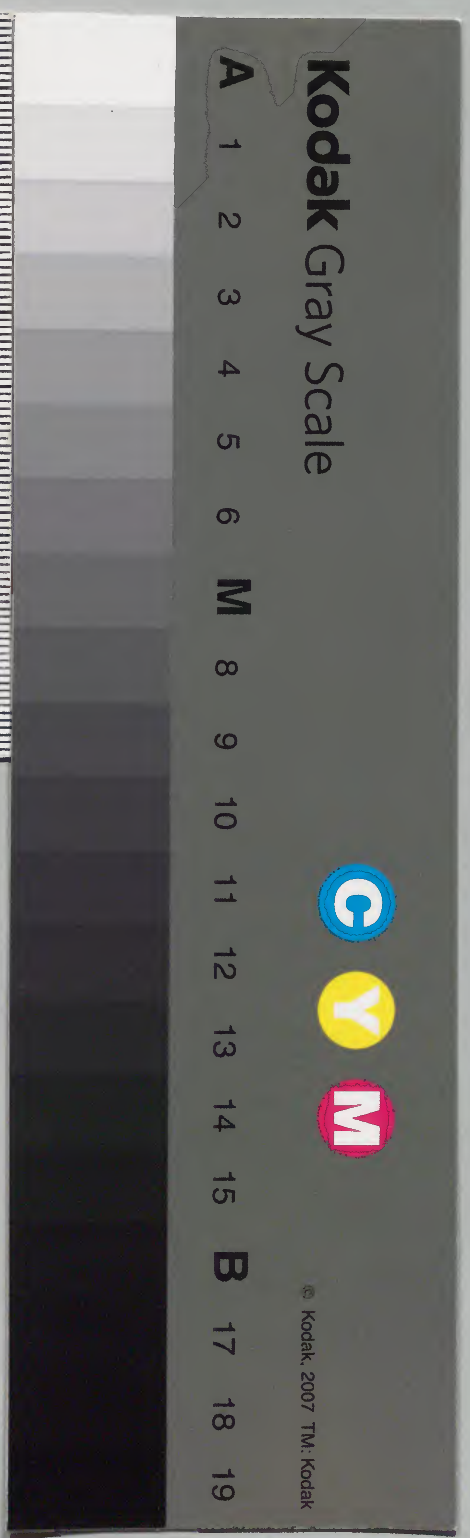
函

和書門			
三	一〇	二	三
三	一	六	二
二	八	四	三
冊	架	函	號
二	三	八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和
三	一〇	二	書
函	二	三	
二	三	三	
架	冊	號	類

史一四三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1023
冊數	23 (11)
函號	213 161





遠餘筆

起業于安政五年戊午年夏念二日
六年巳未月首冬廿二日卒筆

備後五弓久文士憲輯

○西山真氏曰無極而太極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不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

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人以北辰為天極以屋脊為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為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則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



萬理畢具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問太極之有
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
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言如鼻息無時不
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
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為先
陰為後陽為始陰為終。猶一歲以正月為更端其
實姑始於無耳。歲首以前非截然別為一段事
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亦可見
也。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
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西山真氏曰九天

地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
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
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
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
器莫不皆然且始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
而上之理也且如椅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
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
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体則有性情之理精粗
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
虛之境非吾儒之實學也。黃氏巖孫曰程子云

允有氣莫非天允有形莫非地。黃巖孫曰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蟻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便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又云萬物之始氣化而生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張子正蒙曰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又曰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弓調而後

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言之豺狼不可退。皇極垂變曰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又曰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觀則古亦謂之今矣

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又曰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在天也可修而得之不修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又曰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

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又曰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又曰歛天下之智為智歛天下之善為善則廣矣自用則小。又曰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為弓弱無力者以為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已之力有餘而以為弓弱無力者不以已

之力不足而以為弓強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
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
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
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而食矣此二者
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則天下之事皆如
是也。

左繡
馮李驛
著

○從來史家只會裁別人好文字作自己好文字能
點別人不好文字作自己好文字者乎。祖孫一轍也
惜哉。天下一轉局也。不勝舉目山河之嘆。
明整之筆。以好鶴亡國亡國之韻者也。文以風雅
之筆稱之妙絕。鐘伯敬曰使鶴三語然而詭妙絕
盜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亦是此意。王
或菴曰今人為文以無間為工古人為文有間為
奇。首尾映耀極敗意之事却寫成極生色
之文。併兩段為一章真有璧后珠聯之歎。
刻本往刪去後半亦食蔗而遺其本矣。

自是獨有千古宜其於經為臣於史為祖也。○譬言如
觀貝正看成碧別看成紺文到化工真非名高
盡耳。○文亦筆、作輕刀快馬之勢所謂化工
肖物者非耶。○唐錫周曰來春城濮之戰是開
書以來第一件驚天動地事。左氏○于一年前
預作一襯如奇葩未放先見滿庭綠影如明月
未來先見一天珠斗令人游目騁懷也。欽批
○正如悠然竟佳正如秋水盈一舟輕漾能使
觀者神遠。○慶、周到而無一字廢積之迹似
此圓淨何必夜來之針始說為天衣無縫耶。

蓋言在此而意在彼左氏錯經合異往、有此讀
者得之筆墨之表可也。中間一大段錯綜串
互文字未極飛針走線之奇也。○字、寫盡一時
涉冰履履之神。○入武庫者使人有應接不暇
之嘆此文真不啻觸目琳琅矣。○細針密線之文。
此篇以叙議夾寫之格運添賓陪主之法。○筆法如
印畫泥也。○字、詳密無一間剩。用字真有編
珠織玉之巧也。○作者胸有智珠乃出奇無窮至此
○都是此法逐層漸吐真有春山出雲之樂。○
徵、沸、美、吹、冷、蓋、矣。○俞寧世曰子罕無室而室常

盈或人得宝而不知所措可見廉吏最樂守錢庸最
苦攻而使復宝既得所人亦得生此宰相知人安民之
略也○唐錫周曰鐘伯敬云諸葛武侯與關公書
未若髯之逸群絕倫也蓋徑以髯呼之此親昵之
辭俗人添一字曰髯公良由不識古人語妙耳○
○前半零叙末改總○零叙則用參差總發
則用整齊譬游名山轉一境輒臻一妙也○如花照
鏡中月浸水底俄焉波紋如縠月亦在水中蕩漾
庭砌風迴花亦在鏡中搖曳也○如四面皆水○
有月四圍皆鏡○有花宛然月徘徊于斗牛

花綽約于欄檻矣○綿裏針文字○奈何以亂
頭粗服之見讀古文乎○可謂借他人之酒杯澆
自己之壘土塊者矣○筆法如觀貝正側皆奇彩也
○知其異經之功素臣不愧也○聲情畢現神
致如生兩○相對筆歌墨舞之文○是亦作者之
陽秋也已○双提藏奇偶于兩對之中因方為珥遇
圓成璧此文兼之○層層襯托批駁盡情榮花之
生花之筆合成花園錦簇之文○為一篇之關目
○却寫得風清月冷葉落草枯其神境都在行
墨之外矣○如點水蜻蜓穿花蛟蝶也○首尾中驪珠

三探餘皆鱗爪矣。口是心非。

清七子王鳴盛、王昶、趙文哲、曹仁虎、吳泰來

黃文蓮、錢大昕。際曉登玄墓最高頂詩題

◎王鳴盛江行詩沙岸明夕陽楚江歌微雨時聞

野寺鐘不并煙村樹白鷺背人飛銜魚自來去。

◎吳泰來漁浦夜行詩寂寂江風冷客顏日落暮

潮還扁舟獨對楓林月一片猿声兩岸山。王昶

題画烟外青簾小舫雨中紅板長橋誰在山樓吹

笛隔江楓葉蕭蕭。閑家具。◎趙文哲探梅絕

句東嶼連西嶼扁舟十里遙冷香吹不斷知近

虎山橋。康熙中聖祖南巡祭明孝陵御書治

隆唐宋四大字世宗及今上御極嘗遣官致祭。

朝隱

◎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

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冒失主者亡。忠至

者詳篤愛重者言深。劉備見呂布語言無

常外然之而不說。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

銜聲寂無人。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驎將已驚

疾不宜廢扁鵲。魏略曰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

軍中號惇為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

于地。珍策重計。深密有智防。猶逆坂而走
九必不可也。水戰之具。今其評共同一林。尤失
區別之宜也。忠信公正不取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已
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不敢求進。枳棘之林無深
桂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可謂苦藥良鍼矣。
○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
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
不知山之高者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
僕為西家。愚夫邪。八九年間。酒不向口。○邢原
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曰。本能飲

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
貺錢。可一飲。譏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潛
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商賈
自穢。於人何太無皂白耶。諺曰。巧詐不如拙誠。
○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志于左右。○魚豢
常從問。左氏傳。禧曰。欲知幽微。莫如易人。倫更
紀。莫若礼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如詩。左氏直
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

安政五年戊午仲夏廿九日
批

淵鑑類函

○目覽手批聚精神於四庫允金匱石室之藏靡
 不探原委○雖抱殘守缺未能力致五車而落
 實取材竊擬目探二酉非徒撻割○刪繁就簡
 有節取之義焉○辟言夫翦裁在手集千腋而成
 裘組織任心緝五絲以為采○單詞隻句務取
 華贍以備覽觀○其有文不雅馴事涉荒穢者
 或竟從刪削○聊備參稽之助○總裁○分纂
 ○校勘官○校錄官○收管手官○務農○責躬
 ○友婿○美丈夫○醜丈夫○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與日月同明四海合信故父天
母地兄日姊月○尚書說曰天有五號尊而君之則
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
自天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申子曰天道無私是以恒正天道恒正是以清明
○齊書曰王摛史學博聞永明中天忽黃色照地
衆莫解摛曰是榮光世祖大悅用爲永陽郡守
○陳書曰高祖夢天開數丈有一人朱衣捧日令
帝張口納之及覺猶熱後二日爲帝○後漢書
曰張重字仲篤明帝時舉孝廉帝曰何郡小吏

慧古

對曰臣曰南吏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者日對曰
臣聞雁門不見壘鴈爲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爲郡
臣唯居日南未嘗向北者日○釋名曰月闕也滿
則闕也晦灰也月死爲灰○三水小牘曰趙知微
有道術皇甫元真等師事之咸通庚寅中秋自
朔而霖雨淫至望元真謂同門生曰堪惜良宵而
值苦雨微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登天柱峯玩
月衆竊有不然者既出門長天朗淨皓月如畫
蘿援篠吟飲山巖至寒蟬隱於遠岑方歸山舍
既各就榻而淒風飛雨宛然○江湖紀聞曰石尤風

者傳聞石氏女嫁為尤郎婦情好甚篤尤為商遠
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臨亡長嘆曰
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尤有商旅遠行
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是後商旅發
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日遂止不行○
釋名曰雨羽也如鳥羽動則散○舊唐書曰賴
真卿開元中為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
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
呼為御史雨○舊唐書曰久視二年都城三月雨
雪鳳閣侍郎甘鳳味道以為瑞率百官表賀尤

拾遺王求禮云公為宰相不能燮理陰陽非時
降雪又將災而為瑞証罔視聽若以三月雪為
瑞雪即臘月雷以為瑞雷耶味道不從舉朝
嗤笑以為口實○又曰開元時王暎將并州兵西
濟討賊間行倍道趨之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
盛暎恐失期仰天誓曰暎若事君不忠不討有
罪明雷所殛固自當之而士衆何辜令其艱
苦若誠心忠烈天鑒孔明當止雪迴風以濟戎
事言訖風迴而雪止○天寶遺事曰王元室每大
雪之際則令僕夫門巷掃雪為徑迎揖賓客飲

宴為暖寒之會。○李翱傳曰：李翱襲吳元濟出
文城柵，是日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
抱戈凍死者十二三。比夜半，至縣，城雪愈甚。還
城有鴉鳴，池想令擊，擊之以雜其聲。遂登城，縛
元濟。○五代史補曰：李昇既畜異志，欲有江南，且欲誣
動僚屬。雪天大會，出一令曰：借雪取古人名，仍詞
理通貫。時宋齊丘徐融在坐，昇舉杯為令曰：雪
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著屐過街，必須雍齒。融
意欲挫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
大怒，是夜叔融投於江，自是子謀者唯齊丘

而已。○釋名曰：雪，散星也。冰雪相搏，如星而散也。○
稽神錄曰：楊行自言：天祐初，在鼓城，避暑于佛
寺，雨雹方甚，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外，乃見一
雹，其高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經月雹乃消。
○軒渠錄曰：紹興十七年五月，初臨安大雨雹，
太學瓦屋皆碎，學官申朝廷，不敢言。雹稱為
硬雨。○春秋繁露曰：思及于物，順于人，而甘露降。
○釋名曰：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博物志言
王肅、張衡、馬均，昔俱冒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
死，問其故，無恙者云：我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

○六帖云帝親至田游巖門謂曰先生比佳否答
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也○博物志
曰宋國有田夫常衣麀緼以過冬暨春東作自
暴於日不知天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其
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賞○
開元遺事曰都人士女每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
供帳于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道山清話
曰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柏枝玩程頤為講官
奏曰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
因亟擲於地○開元遺事曰王元寶都中巨豪

讚岐蠟園
扇之類

也家有皮扇製作甚精室每暑月宴賓客即以
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酒筵之
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曾差中使取
看愛而不授曰此龍皮扇子也○一品集曰唐學
士夏至日頒冰及酒以酒和冰而飲禁中有冰醪
酒坊○歲時記曰楚俗以八月十日以朱黑點小
兒額為天灸以壓疾病○宋書朱百年與孔愷
友善百年家室素貧母以冬月亡衣并無絮自此
不衣綿帛嘗寒時就愷宿衣悉袂布飲酒眠愷
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謂愷曰綿

定竒温因流涕悲痛愷亦為之感傷也。天寶
遺事曰申王每至冬日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
妓密圍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為妓圍。隋唐
嘉話曰魏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
勞之曰卿今日至可謂人日矣。石虎鄴中記曰
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北史曰李士謙字子
約謚子也。髡名齒以孝聞伯父瑒稱為吾家顏
子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
不沈醉喧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
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

士謙之
可嘉而少長知
過亦不失為
孔距心之徒也

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甫
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
不德也。夢莘錄云京師清明日四野如市芳
樹園圃之間羅列杯盤互相酬歡歌舞徧滿
暮而歸。歲時雜記曰七月六日有雨謂之洗
車雨七日雨曰灑淡雨。提要錄曰八月十五為
月夕。語林曰劉真長見王公了不與語時
大熱以腹熨石局。梁書曰鄭灼字茂昭勵志
好學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便起
讀誦其勵志如此。唐書陳王曹植表曰臣聞

寒者不食尺玉而思短褐。飢者不顧千金而美一餐。夫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餐短褐者，物有所急也。釋名曰：地者，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亦言諦也。五土所生，莫不信諦也。天中記：唐李愷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修竹茂樹，自城及關口，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勣彭龜年兩人皆有地癖。齊書曰：元嘉末，青州饑，劉善明家有積粟，開倉以救鄉里，百姓呼其田為續命田。水經鄆道元注曰：易水東經乳山北，下有鍾乳穴，出佳乳，採者篝火，尋入沙穴中，衆

可画

穴岐分，令出入者疑迷，不知所趣。每於疑處必有歷記返者，乃尋孔以自達。唐餘錄曰：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玩，有醒酒石，醉即踞之，尤所寶惜。紀異曰：臨溪石在江南績溪縣北，臨溪岸，方圓二丈，其平如砥，溪水甚清澈，數里內婦人悉來浣紗，去家既遠，多於石上績，而守之，每春華始布，桃柳交映，艷妝麗服，群會於此。李肇國史補曰：韓愈遊華嶽之山，顛顧視其險絕，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欲縋遺書以為訣。沈顏謂文公假事諷時，寓意

于此蓋憤趨榮貪位之徒若陟懸崖險不能止然後
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盛弘之荊州記曰衡
山有三峯極秀一峯名芙蓉峯最為竦傑自
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峰上有泉飛漱如一幅
緋分映青林直注山下。異苑曰會稽天台山雖
非遐遠自非忽生忘形不能躋也。春秋元命苞
曰水之為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
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為水一者數之始兩人
譬言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據言曰袁夢上
姚崇書曰昔荆人為商賣冰於市客苦熱

者將買之荆人自以得欲時邀數倍之利客怒
而去俄而其冰亦散今君坐昏雲之中平衡天下
士皆欲附此亦君賣冰之秋而士買冰之際也。○
大金國志曰金末河水凍成龜文又有花卉
禽獸之狀巧過彫鏤時人謂之天畫。○李白
郎官湖序曰尚書郎張謂出使復口沔州
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方夜月
如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觀
白曰此湖古來賢豪游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寂
寞無聞夫子可為我標以嘉名俾傳不朽

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即官湖。五代史補曰：武行德業採樵有力，謂可負一谷之薪。魏武一谷。司馬光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媮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斯存，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宋太祖日朝罷，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問其故，曰：爾謂為天子容易耶？早間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宋元通鑑曰：周必大

自是人君之語

薦為朱熹為江西提刑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唯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譚子曰：夫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嘗貪，儉者心嘗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驕，儉者好枯澹。故有保一器終身無墜者，有挂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即清淨之道。又曰：儉於聽，可以養廉；儉於視，

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獲福儉于
公可以保貴儉于門閭可以無盜賊儉于環衛可
以無叛亂儉于職官可以無女奴儉于嬪嬙可以
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是以儉可以為萬化
之柄。冊府元龜曰肅宗乾元二年帝耕籍田先至
于先農之壇因閱耒耜有彫刻文飾者謂左右
曰田畧農人執之在於樸素豈貴文飾乎命撤之
○宋元通鑑曰元仁宗時近侍有言售美珠者帝曰
吾服御雅不欲飾以珠璣汝等當廣進賢才以
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

墀音地階上
地也

慙而退。○元史曰在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
居之地青草一株置大丹月墀前謂之示儉章欲
使後之子孫知勤儉之節也。○宋元通鑑曰宋仁宗慶
曆四年帝御經筵因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
師民上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古語
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先王遺籍
為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在臣愚以為過矣
又獻御講箴帝嘉納之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究
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等耳。○宋元
通鑑曰元仁宗讀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于國

家其譯以國語刊行。又有進大學衍義者。令王約等
節而譯之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又曰。明太祖嘗命
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觀覽。因謂侍臣
詹同等曰。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
之師也。又曰。明太祖初新殿成。制皆樸素。命博士熊
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
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
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元史夔一曰。
太祖命裕宗學于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

做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
其敬師若此。通鑑曰。周太祖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
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
師也。敢不敬乎。經濟類編曰。金世宗曰。帝王之政。固以
寬慈為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紀綱大壞。朕
嘗思之。惟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山堂肆考曰。宋真
宗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續書譜曰。臨書易失。古人
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
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
意也。山堂肆考曰。建炎四年。韓世忠兩鎮節餉高宗

手書郭子儀傳賜之。十三年平宋幼主朝於上都
大宴衆皆歡甚唯右不樂帝問之右曰自古無十歲
之國母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聚
置殿庭召右視之右徧視即去帝遣宦者問右欲
何所取右曰宋人儲蓄以遺其子孫不能守而歸
於我何忍取一物耶。彙苑詳註曰明太祖孝慈
皇后馬氏孝敬慈惠恆以不逮事舅姑為恨嘗
謂帝曰方今豪傑爭雄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
之惟以不殺人為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也。唐制
皇姑為大長公主姊為長公主女為公主皆封國

視正一品太子女為郡主封郡視從一品親王女為
縣主視正二品。唐書蘇味道曰在相位依阿取容嘗
謂人曰慶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笑時人謂
之蘇模稜。唐敬宗寶曆中裴度在中書左右忽
白失印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曰已于故慶得印度
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
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復還故慶人服其量。名藏
曰楊士奇為人秉謙執虛薄利篤義歷事四朝四
十餘年論事持大体不苛細薦進人材博詢廣訪先
德後能無所私底有大政大疑衆論紛紜徐出一言

莫不快愜。○楊榮歷事四朝，善承人主意，旨靜而正。之與楊士奇、楊溥協奏輔政，天下稱為三楊。○楊溥立朝四十餘年，恭慎謹畏，雖御史卒亦不敢慢。每事決疑，舍己從人，畧無忤躁。天下稱曰南楊。○名臣記曰：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弘治十一年進，謹身殿大學士。帝時憂勞思治，召對輒屏左右。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觀。但聞帝數稱善。○孔帖曰：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額，剝題文漫缺，無能知者。遽召人至，答曰：此聖曆侍臣贊帝前口誦以補，不失一字。帝難曰：雖虞夏南默字列。

妙喻卷學
者不少

寺僧亦不

女傳不過是。○元史尚野皇慶初為翰林侍講學士，嘗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明危素傳曰：素元末翰林學士，承旨。明師入燕，趨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兵燹及史庫，言托主帥輦而出之。累朝實錄得無恙。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翰林記曰：宣宗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傳命周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上曰：茲山茲宇，元順帝所日遊宴者也。

柳即楊也其人以楊為姓不許斬校亦宜

豈不可感侍臣叩頭曰殷之跡周之監也。燕都
游覽志曰室善亭三楹在翰林院東偏軒窓虛豁
旁臨玉河環映喬木學士大夫靜觀之所也。通鑑
小品曰楊守隨掌院之後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
民之輸廩米者欲曝於庭患柳陰翳之請伐其最
鉅者公不許作伐老柳賦示意。元史曰姚燧為
翰林學士兼旨時高麗潘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
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
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盛陳致燧
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付

翰林院為公用器四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
邦小國惟以貨利為重我能輕之使知天朝不以
是為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獻微錄曰張悅
字定菴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机務恩威並行將
帥悅從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允所欲為至公無
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
忠猶恐不至况復濟以私乎或有言善讀書不善
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又曰白曰印陞
刑部尚書心素厚斷獄不苛嘗曰秋霜之肅何如
春陽之和乎。又曰陳璋字宗獻授刑部主事時司寇

張公子麟精法律屬多難之璋曰士而不讀書讀之
廢學官而不讀書謂之曠官況生死人乎乃研求
法意至忘寢食有疑難親為註解遂以法家名
歷員外郎中有恤刑錄行于世。又曰張達弘治中
擢工部右侍郎純樸不事表飾晚年言官有論其
禮儀廢率者達方對客聞之笑曰我固廢率人
言者之論諒哉其性度渾厚類如此。通典曰鄭
餘慶之子幹為右補闕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謂
之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舍人。口
續文獻通考曰至元十六年詔議省臺事

宜董文用曰御史臺譬如卧虎雖未噬人猶
畏其為虎虛名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
則風采蕭然無復望矣。明詩小傳曰薛瑄歷
大理少卿時人呼為薛夫子後忤王振下獄振先
奴伏竈下抱薪而泣人問之曰聞欲殺薛夫子故
泣耳振心動乃免。晉傳元少傳箴曰近朱者
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宋
唐庚辨陳壽蜀不置史官論曰春秋之時卜田宅
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者流然書
趙盾書崔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似掌記注者蓋

方是時學者多知天文而卜與廢者亦不純用蓍龜
大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大史趙以
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議論證據有
絕人者故陰陽注記得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
為太史令以論著為已任而又掌天官則兼掌
之效於茲可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
史分而為二孔明之時尚未分也然觀後主景
耀元年史官奏景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
置史官亡矣○明蘇伯衡國學公試策題曰問
為人君者莫貴於勤莫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

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王之程書隋文之傳餐
同為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日天憲
宗之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為能斷也
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
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為能信其臣也
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問奇類林曰張茂則宦官之
賢者也元祐間常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
伊川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後周書
曰江陵既平諸將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
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瑾大有韜重悉是梁朝珍玩

若使明道處
之或赴其會

善學節錄
者

文帝密遣使檢閱唯見文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問竒類林曰包拯守端州歸僅持一硯至中流風濤暴起拯即舉硯沈之濤頓止。○又曰林孝澤居官以廉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闕內者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丞命持去。元史仁宗皇慶二年詔曰三代策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德行爲首試藝則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科場每三歲一開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諸色戶內推舉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集註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朱氏爲主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羸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鄉試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會

試二月初一日、試第一場、初三日、第二場、初五日、第三場、御試、三月初七日、○元陳祐三本書曰、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為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為至公、而輕選舉、皆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以下、階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或起之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獻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遭際万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於宋金、數百年間、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間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其取之術固_{有筌罾苦釣之不同、期於得魴鯉則一也}。○賓興總論曰、太祖起自淮濠、定鼎金陵、平一天下、允所任用、輔佐之臣、無非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也、王禕、王大錫、則李文忠所薦也、洪武中所行今科舉法、每科所取不過數十人、而與薦辟之士同登、並用、下至正統、景泰間、猶如故也、以故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菴、以儒醫薦

舉歷御史以至都憲。况鍾以吏才薦舉。仕至蘇州知府。並為一時名臣。自後進士之科日重。薦舉之途漸淹。至天順初。吳康齋之一薦。舉在驚訝。而康齋亦不敢安於其位。薦舉之事。自後絕響。○尸子曰。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量為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為儀。必無良宝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為儀。則伊尹管仲不為臣矣。○翰苑新書曰。太宗嘗尊經史三十款。刻石模印。詣名山藏之。或丘園養素。好古雅之。亦賜之。○山堂考索曰。唐武德中。外官無祿。貞觀二年。

制有上考者。乃給祿。其後遂定給俸之制。以民地租充之。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從一品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從二品米四百六十石。正三品米四百石。錢六千一百。從三品米三百六十石。正四品米三百石。錢四千二百。從四品米二百六十石。正五品米二百石。錢三千六百。從五品米百六十石。正六品米百石。錢二千四百。從六品米九十石。正七品米八十石。錢二千一百。從七品米七十石。正八品米六十七石。錢一千六百。從八品米六十二石。正九品米五十七石。錢一千三百。從九品米五十七石。其在外文武官九品以上。準官皆降京官一等。結

○正字通盟牲歃血以結信也春秋諸侯會盟割牲歃
 血主盟者執牛耳掘坎埋牲加載書而埋之言使背盟
 者如此牛也○禮經考索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
 此耕藉之禮所以廢也是禮也唐虞至詳夏商則罕
 見於經至於周人則其禮獨詳焉然周人之禮莫詳
 於詩莫詳備於禮記秦漢以來此禮雖講或者謂月
 令所載天子躬耕帝藉之事秦人之禮也魏晉承
 漢之後其他事多戾於古獨藉田一禮不敢廢弛
 墜焉良以國以農為重不有以親率之則無以教天
 下舍末而趨乎本歟六朝之際此禮亦重隋唐因之
 未嘗闕典五代兵革臨難之餘泯泯不復至宋朝以
 恭儉禮下以仁厚撫民立國之初未遑他務而二聖
 相繼以藉田之禮為先務中興議和之後禮樂文物具
 舉而藉田一事亦不敢緩豈不以此禮可以通百祀
 而不可廢也耶○唐太宗貞觀初群臣並請封禪
 惟魏徵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
 耶德不厚耶彛翟不慕耶嘉瑞不至耶年穀
 不登耶何謂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
 惠德則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矣未足以供事
 遠彞慕義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四尉羅猶

密積歲豐。給倉廩尚廬。此臣所以竊為未可。臣未能
遠比。且借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皮骨
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階氏之
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医。除去疾苦。雖已入安。未甚
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
荒之外。莫不奔走。今伊洛已東。暨於海岱。薶莽
巨浸。茫茫一重。人煙斷絕。鷄犬不聞。道路蕭條。進
退間阻。豈可引彼。燹翟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
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
灾。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豈獨臣之懇言。
亦有輿人之誦。太宗不能奪。於是。不為。孝經釋
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闕。不可盡敬。故封土為社。
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偏祭。故立
稷神以祭之。楊復曰。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社稷。祭莫重于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
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
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
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稷
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
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

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唯天子可以言之允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子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于北郊順陰時因陰位以類求類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子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之類也是也說者曰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為之也宜者有事于社求福祐也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元順帝元統二年太常博士魯人集議三朝皇后陞祔而先朝以武宗皇后真哥無子不立其主伯顏問魯人曰今當立明宗母子文宗母子對曰真哥皇后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明文二母固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為正於禮不可衆服其議遂以真哥皇后配○紹興元年言者請春秋仲月祀禹於越州享越王句踐於其廟以范蠡配命郡祀如故事○明太祖六年禮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孫一廟合祭非令別立歷代帝王廟同堂異室始議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於京師立廟

每歲春秋致祭。遂建帝王廟於京師。又增隋文帝祀。
十二年二月。命歷代帝王廟。皆祀開基創業之君。周文
雖基命然終守臣節。唐高祖雖有天下然皆太
宗之力。可勿設。二主止於陵寢致祭。圖書編曰。上陵之
禮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
不敢也。蓋不忍也。光武允三幸長安。皆有事於十
一陵。唐開元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
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為常明。上
陵之禮。歲凡三舉。為清明中元冬至也。每遇行
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主祀
事。天下無事。天子於清明日。或一行其藩王
或來朝者。亦許謁孝陵。在南京內外僚有事經
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唐非衣屢禱。禱河唐
記曰。六年夏不雨。尚書博陵崔公懼。茲農事
允明神靈。跡有可以膏稼穡者。必命犧牲。簫
鼓以動之。卒無慮。一旦監軍使閻公曰。郡瀕河。侯
唐具存。姑用早禱。宜幹流。以蘇大田。五月庚午。公
會閻公。握河壩。列旌旄。率府從事。合牙門。諸
將郡縣吏。羅為侯。拜聲。以具樂。醴以清觴。腥
燔芘。芘芘芬交錯。版書精意。以聳侯聽。六月辛

未雨乙亥始霽自乙亥至於秋七月壬子以烈日下
燭南畝復燥癸丑公復會閭公儀若庚午丙辰
雨已未乃霽噫公禱之虔神應之速禱不虔無
以徵侯既應不速無以協農時既既既應多稼織
野寒耕熱耘之子其有京坻之望乎○釋名曰冠者
貫也所以貫鬣髮也○陳祥道禮書曰冠必用醴若不用
醴則醢焉以醴者太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
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煩所以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
用醮適婦有醴與饗庶婦使人醮之不鄉食是醮
輕于醴也○宋德祐二年元兵破潭州時知衡州尹

穀寓城中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
濶事穀曰正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
禮與家人自焚死○北史崔巨倫有妹明慧有才行
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
姑趙國季叔眉妻也聞之慙感曰吾兄盛德不幸
早世肯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
其義識○合璧事類唐王義方見異魏徵欲妻以
夫人之姪肆不取俄而徵薨乃取之人問其故曰初
不附宰相今感知已也○記纂要洲海楊玠娶博陵
崔季讓女崔家圖籍萬卷玠成婚之後頗亦游其

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知崔遽令
檢之珍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事文類類曰孫明復
鬚髮覆皓白李文定公迪願以弟之女妻之孫固辭文定
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
氏榮貴莫大於此孫乃曰相女不以嫁公侯而固以嫁
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
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娶之○山堂肆考廿二文正公純娶
婦或傳婦以羅為帷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
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此吾家法持至吾家當火
於庭○唐宋王名成畧後改封寧王名憲開元二

以事之功免
乃女之醜謚

十九年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
我為吳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
汝陽王璿表述先志固讓不許代宗時又追贈曰齊
王○唐宋慶禮卒太常以其奸巧自是謚曰專禮
部員外張九齡駁之曰慶禮在邊陲二十年邊亭
晏然不當加以醜謚改曰敬○金世宗大定九年皇
太子生上宴於東宮命奏新聲謂大臣曰朕製此曲
名君臣樂今天下無事與卿等共之不亦樂乎○
開元中內人許永新善歌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萬
衆喧嘩高力士奏請永新出樓歌一曲永新承旨

乃撩髮履舉袂直奏曼聲廣場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然者聞之腸絕。記事珠曰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相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乱人疑其一聲在鼻。明宋新吳歌記曰吳歌自古絕唱乙未孟夏返道姑胥蒼頭七八輩皆善吳歌因以酒誘之迭歌五六百首其叙事陳情寓言布景摘天地之短長測風月之淺深狀鳥奮而議魚潛惜草明而商花吐夢寐不能議幻鬼神無所伸靈皆文人騷士嚙指斷髮而不得者乃女紅田畷以無心得之于口吻之間豈非天地之元聲匹夫匹婦所與能者乎。玉海曰宋高

清白之吏

宗賜洪皓御銘循制琴一上謂大臣曰古人琴制不同各有所屬朕近出意作省樣以示不忘武備之意。元史耶律楚材薨有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命近臣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十卷。陸樹聲清暑筆談曰余不蓄琴客有為余解嘲者昔陶靖節蓄無絃琴今君並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余曰雖然此近於漢自是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鄒元與問國序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浚其源天下可以光潤聖其源天下為之憔悴。陶潛群輔錄八儒篇曰顏氏

傳詩為道為諷誦之儒孟子傳書為道為疎通致遠之
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
為道以知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
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
微之儒○唐韋放傳曰穆宗嘗問學經與史何先放曰
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
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
白者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萃
也孝經人倫之本也○唐文粹陸龜蒙蒙蟹志曰六經
者聖人之海也○明宋濂送陳教授序云六經汝甲

議論着實
不涉奇拔
深得說經之
本旨

曹四子汝箭簇○石林葉氏曰書非一代之言也其
文字各隨其世不一其體然大抵簡質淵澂不可強
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
子召公其君臣相與往來告誡論說則堯舜禹湯
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
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
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大史之所為也是以其文亦
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明文衡胡翰古樂府
類編序曰詩之為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
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成章○宋史李侗曰春秋事

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易形不可泥以一法。唐書曰劉知幾年十二父臧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督之及聞為諸兒講左氏春秋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現何息父竒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群史。文獻通考曰周茂振跋孫莘老春秋經解曰先君傳春秋于先生嘗言荆公初欲傳春秋而莘老之書已出已定遂詆聖經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吳澂四經序錄曰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明紀一曆十八年御經筵畢覽復觀

二傳斷案

政要曰唐太宗多有慙德魏徵有虧命以後講禮記停負觀政要。宋史傳曰程頤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甲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蠢蠢維綴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宋劉器之曰孔子年六十六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為尸世法古人著書多在晚年蓋為此也。金樓子曰王仲昔

是士之所宗可無懼也

在荆州著書數十篇為荆州壞盡焚其書今
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虜一毛不知其斑
宋史曰李之儀能為文尤工筆札尺牘謂刀筆三昧
○詩法源流曰唐人以詩為詩宋人以文為詩唐
詩主於連性情故於三百篇為近宋詩主議論故
於三百篇為遠○林誌曰宋詩失之理趨元詩滯之字識
○山堂肆考曰楊徽之字仲猷能為詩太宗寫其
警言句十聯於御屏徽之詩有新霜楓葉皓月借
梨花自云句有神助○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
遠必購得之○**津**收書逾十萬卷置之某山津樓貯之

○一洗其繆之為快乎○照舊例行○左矩右規廢幾
無媿七尺之軀○不覺既中有騏驥也○龍妓○山
月如畫○負漢○延至其家与之對榻信宿辨析
疑義○允此類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依經
辨義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其徒橫經以
聽○叙經訂史○著書滿家○陸九淵傳曰九淵
字子靜或勸其著書曰六經註我註六經又
曰學為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明詩紀事吳有閻
起秀鄉者家惟一僮日走人家手鈔口吟日夜
不輟○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者

○有十餘輩傲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橫、公曰：必劇賊也。密諭有司，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得金帛、宝玉、服玩、典質、券契、肆盈室。鞠之，皆歛伏。汝如燬火，餘燼尚欲占日月爭光耶。百僚稱賀。此我國家人瑞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不能有所裁正。始獨慨然深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与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安得為至當之論。

朱子曰：學者未至聖人地位，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恐有學步邯鄲之患。○宋邵淵曰：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蠱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聖人防微之心也。○入正大統，察進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迹無不到。尋進禮部左侍郎，往巡江浙諸州。還朝時，車駕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卧不出，聞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御驅馳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番，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

為陳說上欣然納之。明楊士奇故少師楊公榮墓誌銘曰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王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旦夕侍左右兼顧問退治職務且兼繕古纂述之事不厘寸晷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旨。時公尤勤勵遂皆進官。唐呂周任泗州大水記唐貞元八年夏上帝作孽四訓茲東土浩水淋漓瀾周亘千里泗州刺史張公始至聚邑老以訪故塞薪捷石以禦之維舟編椽以載之洪波汗漫不舛涯涘公獨与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墻之上以向衝波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任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王命何。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侍帷幄贊幾務車駕幸其第者三命之官輒肆臣民既推戴上登大宝所承諮問悉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摠誠多所獻替。嘉獎連稱君子者三。掛挂冠勇決之狀。有志於尊主庇民。素不相識不敢受謁。見日生而出見星而歸。允積事留獄旬月剖摘尤善發姦伏。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歎獲

○首蒙旌擢。自專師席旦夕誨迪不倦。士多成業。
○兼禮樂之峻。宵衣旒冕。清明之異姿。天生粹靈。
氣含真素。兼萬種之遺訓。体清醇之上姿。
童而典學。冠而好古。君直溫兼廉。深於德行。
○衆人雖見。古今如下官耳。學也。明劉宗周
曰。病而轉至。即肢體臟腑皆無可療。計惟有
提撥元陽之一法。可以起死回生。安知治本之不可恃。
緩急乎。而不然者。終日調兵。終日治器械。終日繕城池。
亦何益於成敗之數。○又曰。一技若火器。豈中國所
專恃乎。不恃人而恃器。無事之所以愈不振也。○明
焦竑曰。伯淳未究佛乘。故其培擊之言。率揣摩
而不得其當。○明人記西洋事曰。夫死以婦為主。婦死
夫亦爲未亡人。○又曰。雖帝王之貴。只許一夫婦不娶
妾爲賢。不以無後爲罪。○明沈灌參遠夷疏。陳侯
光辨學。芻言張廣。浩闢邪摘要。許大受。聖朝佐闢。
○明周之蕪曰。孟子待橫逆。妾人以為與禽獸。奚擇。愚
每謂西洋醜。虜只宜視如禽獸。不當待以夷狄之
禮。何則。夷狄猶醜人也。○又曰。夷先以利啖。愚而貪
者。雖士大夫非無欲。則亦皆墮其術耳。○所謂殺
頭適冠者。○旁行天下。分建萬國。○

氏族學猶言
譜學也

○李延年云道之所以貴不過五倫之間行之以仁義
忠信而已舍此不務而必求夫詭誣譎怪可以欺人
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綈
布之為美而必期乎珍異侈靡之奉○明馮復
白曰驥失而駘矣人且以為驥也駘又失而巨墓矣
人猶以為驥也則將何所終耶必有力者禁而絕
之無力者亦肆而闢之廢乎邪說不得以誣良而
古者渾厚之風可以復見於今矣○瓜田李下
古人所謹○條次彙分○氏族學○少為儒飽
於游官○以潔慎不深其流○勤苦同於貧賤

○片善無貴美聲盈路○選擇雖多頗得實才抑
豪華擢不進至今稱之○事君貴誠虛讓非礼
也獨不肆○元勳碩德比條者○濡珥彤之筆
○繡汗青之簡○棟嶽而退○薛敬軒云理一猶一
大城子無不包羅其中千門万户大衢小巷即
所謂分殊也理一所以統夫分殊……所以分夫理一
其實一而已○李延年曰積累之多胸中自有灑
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謝上蔡云大躬理便見得
事不勝窮理則一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
身其得之尤切○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

○右有寡夜之寵。右以姝艷進。居常專夜。亦殊典也。矯輕警愔。常密疏言事。帝褒荅。尚節義而鄙榮利。有國士之風。朱髯榜字用金塗之。○宸碑峙焉。群屬之所瞻而仰也。時人以為衣冠盛事。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先生據理窟定深厚。醱雅理致自足。金縉上尊之賜。幾無虛歲。○病。明張以寧傳以寧病革。作自挽詩而逝。○龍遇無備。蓋有舞雩陋巷之風乎。○鬚髮須如雪。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自至。○上從耳然益喜。其直。○凡三歲。甄幽獨。柳浮華。流競。為衰。有異。護。

○梅潭。○蒼秧。○閑生計。○医僧。○佯醉。○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某唯。○軒然不慚。非東西南北之人。而走萬里窮荒。陬者不可與言也。○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鑄石成佛。萬金龍。千宰。雖自人力。疑其鬼工。梯空架險。而上其上。千房萬屋。綠空蹊。塵登之者。不可回顧。○吳喜曰。名山美石。故不虛費。使人忘朱門之志。偶拾得一小石。青黑。平正温滑。可玩用。為書鎮焉。○佯狂為澁。稱病甚重。裘擁爐。見之猶顫。○帝默然命寢其事。○右性明敏。達於事机。國家初政。左右匡正。當時與有力焉。

李衛天右宮碑記曰自利氏之入中國迄今幾百
年惑其教者未必有悟即悟矣或以爲存而
不論以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是其得罪於天而
爲害於人心風俗者率未大白於天下也○又曰
一技一能原無當於生人日用之重至於奇技淫巧
尤爲非法所不容○又曰雖足爲人心風俗之害
然弊止及於惑其教之人其罪猶小若其居心之
險則尤有大不可問者○陳仲魚曰查風見異思
遷一人非之不敵衆人慕之遂相率而納于邪不
思布帛菽粟之足貴惟洋物之是求○又曰
民間猶不足責竊怪夫達官貴人每競相誇靡
曾不慮其大爲風俗害吾不知其何心○又曰
有教民之責者必立法令以禁之制刑罰以嚴之
則內地有用之物不得易外洋無用之物日月既
久去邪反正○管異之曰中國之人棄其土宜不
以爲貴而爭求洋貨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壞
我人心而吾之財安坐而輸於異域也○又曰欲
謀人之國必先取無用之物以匱其有用之財故
交關互市之事古之人常致意焉西洋之樂與
吾貨其深情殆未可知○風竹有聲画○

○明史曰自瑪竇入中國後其徒來益衆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衆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間爲所誘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其徒又自誇風土人物遠勝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劄令各書所記臆悉舛謬不合乃倡議驅斥與侍郎沈灌繕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帝納其言○又曰瑪竇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啓李之藻輩者好其說且爲潤色其文詞故其教驟興○○

廣東總兵陳昂疏言天主一教設自西洋今各省設堂招集匪類此輩居心叵測乞勅早爲禁絕從之○○李衛天后宮碑我皇上御極之初洞燭其奸黜其人皆歸南澳不得盤踞內地而直省之天主堂者以次而改○雍正上諭曰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屬不經因其人通曉曆數故國家用之○四庫全書提要曰歐邏巴人天文推筭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又曰今置其荒誕售欺之說而但取其精密有據之術○○好畫母巧我題也

○觸目警心之意。冠簪在官之家。宋何鑄曰儒者
溺於詞采實不見道。徒辨楊墨之非。至身為楊
墨則不自知也。○蘇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沂
陽豬肉至美使人置之使者醉豬夜逸置他豬
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
○宋胡忠簡曰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寢左
社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
之俗歸左社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
仲之罪人矣。○心氣怯音匪恒音匪○清紀昀曰借推測之
有驗以證天主之不誣用意極為詭譎。愚駭。

○明心室鑑曰勤為無價之寶慎是護身之符。○
景行錄曰飽食暖衣怡然衛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五峯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焦氏筆
乘曰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
即一時將天下万世都貫徹了。○誠子拾遺曰貴
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庸夫之子所至三公苟不善
則三公之子反為凡庸。○瑣碎錄曰一人知儉一家富
王者知儉天下富。○劉靜修曰邵至大也周至精
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無躁競之風有避讓之實。○庸常之醫。○蔭襲

○查固有此等妄人。○字。寫得淒婉。齒冷之事。心惻之文。○使人洗然言表。○秉史筆者不在此限。○明心寶鑑曰。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焦氏筆乘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繕葺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西疇常言曰。對奕者。愆而傍觀者。審。○景行錄曰。成家之要。儉與勤。○貨殖傳。廉賈歸富。○一路散。○而來到此精神。○結常山。○直字出他神。○自眼種種。○味無一字閒。○叙事聖手。○

也中執

○舉以為婦人慶。○變御窮之則。○閻德純至。○踏常襲故之陋見。○於茹哀銜恤之中。○學者膠柱遂為生死定。○稱非也。○故某氏引諸文以證之。○所以破先儒之說也。○舉類以曉人也。○以今曉古。○雖有此說。更無經據。故不取也。○皆以臆斷。○說不足觀也。○惟某事微驗不疑。○既出門。○長天朗淨。○皓月如晝。○值雨而無雨備。○假雨具。○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其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設重裯。○地坐燻炭。○燒肉。○有肥羜美酒之嘆。○稽神。○暖寒之會。○皆帝德之默兆。

也。默喜其必貴。御眼沾淫。感動左右。非常月。臘。吾子皮相之士。而安與語姓名也。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肇秋首秋。孟秋蘭秋。上秋。亞歲。肥冬。上同。小至。前冬。三元。時之元月之元日之元。○大畫小畫。有大畫者。有小畫者。○芳春節。八明。○聞卿喪妻。欲繼室可乎。○名山美石。故不虛賞。使人忘朱門之念。○拾得一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玩。用為書鎮。為無價室也。○趨榮貪位之徒。○王清河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泛泛之交。○席父兄之勢。為美官者。

是即有竹之家不俗也

朝隱。○守柔曰強。○知足者富。○醉月。○琴韻。○守柔曰強。○与天為徒。○吐故納新。○丘壑獨存。○至言去言。○看竹何須問主人。○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一花一竹。如有意。不語不笑。能留人。○頗得晚唐佳處矣。○一邨一壑。足資延賞。要亦宋末之翹楚也。○蓋市而隱者也。○雍容大雅。都無撲人俗氣。○從心靈之躍。露雙腕之神。巧耳。○真花易老。画梅長春。○書於綠陰黃鳥處。○某輯臨題。於白雲深處。○獨步無耦。○巧心。妙手。超越前代。○譬言之饒。夫餓口。一齧肉。遽能。

飽也。腕鈍手拙。書於拜石處。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斫山開道。水陸並進。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以窮寇不之逼。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取必救也。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午餘人。皆殺之。以為京觀。起土山地道。此為腐勝也。滅賊之要在於積穀。倉庾相望。不失為富家翁。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知禍及因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鏢築殺之。西。大軍不

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偽降求迎。帝知其詐也。使苞外示迎之。而內為之備。俘馘十萬。積尸積尸。成京。雪宗廟之滯恥。極北度之艱難。敦喻善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河溢流。居人四千餘家。殺三百餘人。有詔振貸。結棺。曲赦四郡。殊死以下。有清祿。旧望。隨才擢叙。令內外群官舉清。能拔寒素。冲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於時。大旱。江漢河洛皆

竭可涉。天地之際既交，萃夷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初禁招魂葬，稽首歸政。葛無竒曰：常人于父兄宗族前，誇呈才幹，而一遇當場大禮大功，所在一籌不能展。私見之地，非大廷廣衆之所。耳所聞者，增悲導欲，靡音身所習者，視遠步高之驕氣。辱身玷先之舉。真自得於戰兢臨履之訓。故取以為後立實行，窮步自拔其躬，而不知愛惜者之訓。高年養親者，法曰：家有厲母，詒評無已。顏平原乞米帖，拙於生計，舉家食粥而已。事文類聚，范純仁判留

臺日，與司馬光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盂，飲酒一再行，過從不問一日。圖經：穆天子藏書於大小二酉山。杜詩全註：未登剡嶺，獨五七言律為人借刻，惜全稿無力梓行。宋張鑑梅品：宜淡雲微雪，銅瓶紙帳，清溪小橋，松邊竹下，美人淡粧，簪戴等稱。唐太宗最愛王羲之書，心摹手追。米芾言：今人競學顏柳書，徒感惡札。清人李鹿山名徽家多藏書，每卷首用一印。章曰：曾在李鹿山處。環城皆水，烟雨樓當高阜之勝，瑣窓綺閣，四面臨湖，其妙在輕烟拂渚，山雨欲來時，漁船酒舸，微茫破霧，但聞櫓聲伊軋耳。

安政六年
己未復月
十三日
五月久交校
北

睦勿富春山一名嚴陵山清麗奇絕號錦峯繡嶺○
先生學有体用洞悉邊防敵勢每疏以扶綱常植名教
言○几席儉然清歡竟日○清波雜志未先酷嗜書
畫巧偷豪奪故所得為多○群峯環翠盛夏如秋
○案頭清玩○虛衷不狎校久敬不狎友道蓋庶幾矣
○衰李之砥石也○胸胸中溜然無滓○奇衰異飾者
亦可以省矣○涉貪鄰酷○觸目警心之意○咸陽銘
盤子張書紳之意○於民瘼視如秦越而干求請託則不
憚旁蹊別竇以為之此皆後世居官者之大弊也○
去富即貧去逸即勞去奢即儉去華即朴○甚禍○

